

曾經海泳過嗎？寫論文，就是那種感覺！

第一次海泳，很無助、也很振奮！無助，因為雙腳不能踩著岩礁，否則下一步很容易踏空；那種無助感，就像我第一次踏進指導教授—鍾蔚文老師的研究室，當時，我準備了一堆量化、質化的研究方法想跟老師討論如何寫一篇橫跨傳播學與心理學的論文，但大師不愧是大師，硬是打碎了我腦中所有研究方法的框架，活生生把我拉進學術的浩瀚大海；於是，我的世界從 25 公尺乘以 50 公尺的標準游泳池，躍進了太平洋。第一次海泳，我透過蛙鏡看到了美麗的海底世界；第一次寫論文，我因著鍾老師獨特的「哲學式」教法，領略了做學問最難的境界—如何思考！

洗過三溫暖嗎？形容這篇論文的撰寫過程像是洗三溫暖，絕不為過！

熱的時候，令人亢奮；冰冷刺骨時，讓人想逃離。我曾利用赴美旅遊的空檔，窩在圖書館三天，印了一堆極為珍貴的文獻資料，亢奮的心情，言語難以形容。然而，也曾有段期間，每天下班，捧著 DVD 〈實驗文本〉到每位朋友家中做實驗，但常常碰到錄影機對拷貝的 DVD 挑片而不能播放的窘況。原本計劃的六十位樣本數，大概拜訪了近百位才終於完成。更讓人感到冰冷刺骨的是，研究結果出爐後，竟然「無顯著差異」？！有人笑說，資料統計結果有顯著差異，論文是彩色；無顯著差異，論文是黑白。完美主義的我，要求的絕對是“精彩的論文”，而這也就註定了我的論文必須熬過近四個年頭，才能大功告成的命運。

我要特別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鍾蔚文老師，一位告訴我偶爾要懂得在咖啡廳裡發呆的大師。他不僅是指導，而是真正的啟發。

當然，還要感謝我的父母督促這本論文的完成。謝謝攝影記者蔡錦倫幫忙所有影像的剪輯及處理。也謝謝所有曾經參與論文實驗，被迫在沒有心理準備下觀看跳樓、血腥鏡頭的朋友們。謝謝大家。

一千多個日子，成就的，不只是一篇論文，而是我對做學問的領悟！